

6066



唱叢書
通俗演

話 劇

走向鬥爭的道路

胡 兵 王雲縵 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1234

時間 一九五〇年十月末。

地點 日本 T城某大學教授宿舍。

人物 森岡次郎 教育系學生。(簡稱森)

森岡秀郎 森的父親，生物系教授。(簡稱秀)

森岡伊泰子 森的姐姐，新聞記者。(簡稱伊)

山村清 森的同學，教育系學生。(簡稱山)

柳井合子 森的同學，新聞系學生。(簡稱柳)

下女 四十歲。(簡稱下)

小孩 十四歲，童工。(簡稱孩)

特務學生 (簡稱特)

警察甲、乙、丙。

布景 教授宿舍，很普通的房子，布置簡單樸實。臺中有一排窗戶，臺左有門通外，臺右有門通內室、廚房。

幕啓 黃昏，陽光從窗布邊射進來。遠遠傳來美兵的吆喝聲。

森岡次郎、山村清、柳井合子在忙碌地油印着宣傳品。柳井合子走到窗前，掀開窗布一角，緊張而機警地望着外面，山村清也走近窗戶。

柳 (自語)這些東西多討厭!

山 就像野獸一樣瘋狂，想把每一個日本人民都吞下肚子一樣。

柳 今天晚上或許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?

山 不要緊，工學院一部分同學擔任糾察，他們要來就拚一場。

森 不是浪費口舌的時候了，炸彈詩人。

山 我不單想說，我還真想幹它一場呢!看它今天敢搗亂會場。

森 又沈不住氣了。

山 沈住氣，沈住氣。你就會說沈住氣。(稍停)問題是怎麼沈得住氣。你和我都是學教育的，馬上課程內容全部又要變成法西斯思想了。我們過去吃夠了這個苦，難道我們還要做征服全世界的迷夢嗎?(漸漸激昂)誰能夠沈得住氣?喊口號，發傳單。永遠是喊口號，發傳單。有什麼用呢?

森 你以為這真就毫無意義?

山 我們需要強烈的行動。不然，我們活不下去！

森 怪不得別人叫你炸彈詩人。記住，我們要理智些，衝動對於我們是沒有好處的。（稍停）不單要團結我們自己，還必須團結各階層廣大的日本人民。不單要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進行鬥爭，還必須使全國人民一起參加到鬥爭行列裏來，對嗎？

〔山沈默無語。〕

柳 （拿了一張印好的紙）簡直看不清，得換一架油印機了！

森 是的，該想法換一架。

柳 （幻想）真的，有一天，我們用不着再偷偷摸摸地在這個角落裏油印。我們自己有印刷廠，有自己的報紙，把真理大聲地告訴人民。……

山 親愛的新聞記者，你的幻想太幸福了。

森 這不是幻想，我們的鬥爭就是有力的證明。

山 可是，今天我們還只能寫着蠟紙印油印。不然，就像你的姐姐一樣，嘴巴被貼上封條，做一個有話不能說，欺騙自己良心的新聞記者。

柳 我們鬥爭着。可是在鬥爭的道路上，我們得付出多少血汗呢？

森 好了，別儘談這些，快些印吧，大會祕書處剛才來催過了。

〔三人又緊張地工作着。〕

〔門外有電鈴聲，三人緊張起來。〕

森 快！快點收拾。

山 （一邊收拾，一邊問）放到那兒？

森 （指左門）放到父親屋裏去。（燃起一根煙，坐在沙發上，假裝若無其事地看報）柳井，你去開門吧。

〔柳開門，下女與小孩上。小孩臉色蒼白，羸弱，眼怯怯地望着柳和森，顫抖着。〕

下 喔，少爺您在家嗎？

森 噯，你上那去啦？

下 （面有愁容，支吾）我領他出去玩玩。

森 他是你的孩子嗎？

下 是的，（對孩）快進去吧。（與孩下）

森 （對內室）出來吧！沒有什麼，是下女。

〔山攔出油印機和紙張。〕

柳 真是草木皆兵，每一分鐘都是緊張地度過的。

山 當然，誰叫我們活在一個沒有思想自由、言論自由，而且沒有良心自由的日本，一個警察國家的日本！

森 因此，我們更要特別小心。今天晚上的大會，特務也許就會來破壞的。

柳 八點鐘要正式開會了，快點印吧。

山 好。

〔三人又緊張地工作着。〕

〔稍停。〕

森 快完了吧？

山 (數了數一疊疊的紙)這是七百張，這是五百張，這是二百張。夠了！夠了！

柳 我看看。(漸漸出神地讀出聲來，森和山湊近)『……所以，我們堅決反對盟軍總部教育處處長意爾斯博士的聲明，要各大學解除一切共產黨人教授職務，並嚴重抗議負有軍事研究和服務戰爭的課程內容，迫使教育殖民地化。……』

山 (搶過來讀)『……爲了保衛文化，保衛教育，我們必須經常努力鬥爭，實現和工人階級強大聯合的基礎，並組織廣泛的學生和教授的聯合戰線』。(放下紙)教授，教授。森岡，你父親快回來了吧？也許又得教訓你一頓什麼『我希望我的家裏沒有任何政治活動』。

〔森微笑。〕

柳 你父親整天就埋在他的實驗室裏，好像別人的事一概和他無關一樣。

森 (稍停)今天，盟軍總部請他去開會，不知道談些什麼。

山 總沒什麼好事。他越怕和政治接近，政治越不放過他。

柳 你父親最近不是在研究徹底消滅霍亂嗎？這對於人類真是一個偉大的貢獻啊！

森 是的。(對山)你們先走吧，免得他來了又不高興。

山 你呢？

森 我問問我父親今天參加什麼會以後，就直接到會場。

山 可別耽誤了時間。

森 好的。

〔門鈴響，森岡秀郎上。〕

森 爸爸。

秀 唔。(向山和柳看看，對這些參加政治鬥爭的年輕人有點不愉快)哦，你們又在來這一套了！(向山和柳)你們都是森岡次郎的好同學，我忠告你們一句

話：搞政治的不是流氓，就是傻瓜。

柳（拉山）走吧。（對秀）伯父，我們有事要走了。森岡次郎，待會見。

〔二人挾了油印宣傳品下。〕

〔秀看着他們下去，默默地吸着板煙，森走來走去。空氣很沈悶。〕

〔森隨手拿起一張舊報紙。〕

森（很注意地看着，讀出聲來）『爲了防止共產主義思想的散布，給日本帶來可怖的毒素，政府特下令封閉光明報。（氣憤地把報紙一丟）

秀 又是政治，又是政治。真是從未有過的大混亂。

森 是的，日本正遭遇着從未有過的大混亂。通貨膨脹使貧困的工人農民們爲了生活出賣他們的兒女，有一百萬婦女被迫供美軍蹂躪。集體自殺對於我們已經不是新聞了。就說我們學校吧，有五百個同學每個月要出賣一百CC的血，換取五百五十塊錢來餬口，有百分之七十的同學將不能再繼續求學。……

秀（難受）可是，像你們這樣就能夠解決問題嗎？

森 能夠。只要我們在鬥爭的道路上不是孤立前進，而

且團結着更大多數人民前進。

〔沈默。〕

秀 我同情你們。

森 爸爸，我們不僅要求你同情，而且要求你行動。（稍停）這該是問問政治的時候了。我年輕，我不願老是碰到戰爭、死亡和飢餓！

〔秀沈默，抽着煙沈思。〕

森 今天晚上同學開科系代表大會。

秀 （眉皺得緊緊地，顯得很痛苦，腳步沈重地躑躅着）我知道。

森 今天盟軍佔領當局請你去有事？

〔秀不語，猛烈地吸着煙斗。〕

森 爸爸，我得去開會了。（欲下）

秀 （制止）等一下；我想和你談談。

〔森默然回來。〕

秀 他們說我是一個日本有名望的科學家，特別在細菌上有過很大的貢獻，爲了幫助我的研究事業，他們願意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盡力支持我。

森 這可能嗎？

秀 我正在考慮。

森 爸爸，科學能夠使人得到幸福，但是我們不該忘了科學也能夠毀滅人類，當它被殺人犯掌握的時候。

秀 （不高興地）你是說我會出賣良心？

森 我不是這意思。我是說：越怕接近政治，政治越要纏住他。

〔窗外又是一陣美兵的吆喝聲。〕

〔門鈴響。〕

森 （看窗外）是姐姐回來了。

〔森問伊泰子上，她顯然很氣憤，對父親勉強點了一下頭，打開自己背包，看着一張張文件和報紙，暗暗拭淚。〕

秀 伊泰子，你怎麼啦？

伊 報館被勒令停刊一月。

秀 停刊一月？

森 停刊一月！為什麼？

伊 爲了我們發表京都大學學生『反對日美單獨媾和，爭取全面和約』的宣言。

秀 這就是日本的新聞自由？

森 法西斯日本的新聞自由。

〔沈默。〕

伊 爸爸，你太使我失望了，我不能相信這是事實。

秀 你說什麼？

伊 你不能參加違反國際公法和人類道德的細菌製造工作！

秀 我並沒有啊！

森 你怎麼知道？

伊 新聞記者還要來訪問爸爸哪。

秀 訪問我？我不是說過，我怕見新聞記者嗎？

伊 我們不能爲戰爭服務，日本人民不能爲美國侵略者當砲灰，我們不能。可是，你參加了盟軍總部關於細菌學說的座談會。

秀 我是一個忠於事業的人，我的理想是消滅細菌，而不是製造細菌，我的理想是爲了拯救人類，而不是殘害人類。

伊 可是，你今天要製造細菌，屠殺人類。

秀 伊泰子，你應該相信，我不允許在我的事業上染有任何一點的政治色彩。我不會做出這樣卑鄙的事：這是違背我事業良心的。我完全否認。

伊 你……你完全否認？（哭，奔下）

森 伊泰子！

〔突然，從廚房裏傳來一陣尖銳的小孩哭聲，下女在罵：『你不

回去，你要餓死嗎？」

森 誰？（下）

〔秀在房中走來走去，鐘正打七下，他數着。〕

秀 日本就這樣毀了嗎？我們真就不能生活得自由和幸福嗎？（小孩哭聲繼續傳來）這羣無恥的流氓，一定是在耍什麼陰謀。我怎麼能用我的手去殺死千百萬人民的生命呢？

〔森、下女、小孩上。〕

秀 （注視小孩臉上傷痕）是打的？

森 是打的。

秀 （凝視下女）是你嗎？（下女搖頭）是誰打的？（下女低頭）

秀、森 （同時）是你打的？

下 （擡頭，哀求地）不是，不是我。

秀 （問小孩）是你的媽媽嗎？她打你？

〔孩看了看他，搖搖頭。〕

森 （對小孩）不要緊，說出來。我們不准她再打你。

〔孩畏懼地搖頭。〕

秀 （嚴厲地）下女，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〔伊藤子上。〕

下 (無法)我說,我說。他是我的孩子,在工廠裏做童工的。這……這是工廠管理員——美國人打的。

秀 你還有一個兒子?在工廠做工?這麼小的年紀。

下 (壓抑不住感情,哭了起來)是的,他是我的兒子,他父親在戰爭中打死了。我沒法養活他,就送他到廠裏做工。

秀 他怎麼出來的?

下 是逃出來的。食品廠改成軍用食品廠,管理員說他做工偷懶,就常常打他,看——(拉開小孩衣服,露出滿身血痕)

森 那你為什麼叫他回去呢?

下 不回去他就得餓死,抓住了更倒楣。(略停)我是他的母親,我沒法子……只好讓他受罪。(擁抱着小孩大哭)

森 這,我簡直看不下去了。

伊 (對森)在我們新聞記者來說,這是每天都會遇到的。可是我們沒有自由告訴別人。

森 爸爸,我們還能不管政治嗎?今天是別人,明天比這更慘的命運就會降臨到我們自己身上。

秀 (痛苦,問小孩)你願意回去嗎?

孩 不！（恐懼地）他們叫我做工，日夜不停地做。我……（大聲）他們會把我害死的。……

下 （被提醒）他不能回去，他會活活被折磨死的。老爺，求求你，先給我一些錢，我可以把他送走。我不能活活把他送死。

秀 錢？（摸全身衣袋）學校兩個月沒發薪了，只有五十元。（問伊）伊泰子，你還有錢嗎？

伊 下個月薪水已經預支用完。

森 （脫下手上的錢，交給下女）你拿去。

秀 好。拿去吧！

下 謝謝你，謝謝。（與孩下）

森 這就是日本孩子的命運。

秀 孩子們，從投降以後，五年來政府的措施是太不能令人滿意了。特別是最近，我做爲一個有良心的日本人民不是毫無波動的。（略停）伊泰子剛才說我要製造細菌，我只不過參加了一次會議。而外面已經有這種傳說了，可見這是一種陰謀，陰謀。（略停，自語地）要怎麼樣呢？（對森）可是，你們這樣的鬥爭是不是有些空洞呢？

森 （苦笑）不，爸爸。你慢慢會懂得的。（欲下）

〔門鈴大響，森去開門，山村清上。〕

山 (見森)快走。

森 怎麼樣了？

山 會剛要開始，我們開始散發大會宣言，這時警察包圍了學校，狗子就到會場裏逮捕，柳井合子也被抓去了。我從後臺溜出來的。快走吧，一會兒要到這兒來的。

森 (想了一下)那，你先走。

山 你呢？

森 (從桌屜中翻出一些紙張燒掉，回頭見山還在)喂，你怎麼還不趕快走？

山 我等你。

森 這不是感情衝動的時候，快走。

〔森繼續燒紙張，山從後門下。〕

秀 不要慌，我相信，在我們家裏，他們還不敢放肆。

〔外面的聲音：『就是他，抓住他！』〕

〔山村清的聲音：『狗子！我跟你們拚了！』〕

〔門鈴大響，秀與伊不知所措，森燒完最後一張紙準備越窗時，

特務學生、警察三人破門而入。

特 好了，別走了。走出去也沒用。

森 (回身)你?

特 是的,我!你的同學。

森 狗子!

秀 (莊嚴地向特)在沒有得主人同意之前,這樣鹵莽地撞進來,我想,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爲。你知道這是森岡秀郎教授的住宅嗎?

特 (偽裝的一笑)是的,教授先生,我們很對不起,我們知道你是很安分很正直的人。可是你的孩子有點問題,想請他去談談。

秀 爲什麼?

特 教授先生,我們爲了尊敬你,這是最客氣的辦法,希望你不再過問。(對森)嘿,散布共產主義思想,企圖破壞日美友好,推翻日美訂立和約。(兇惡地)是嗎?

秀 住口!在沒有我的同意以前,你沒有權利把他帶走,我打電話問教育部。

特 不用麻煩了,他是教育部同意整肅的『赤色分子』!

秀 啊!教育部同意的!

特 我們很抱歉。

[特務學生對警察示意,警察要向前扭森岡次郎。]

伊 這是在森岡秀郎教授的家裏，森岡秀郎教授不允許你們這樣做。

特 (打量着伊，輕蔑地)嘿，教授！(對衆警)還等什麼？

〔秀以身衛森，情勢緊張。

森 (挺身站出)不，爸爸，我去。今天美帝和吉田賣國政府的統治，是喪失人性的恐怖統治。日本人民面前擺着一個問題：是一天天沈默下去，讓鎖鍊緊緊繼續扣下去呢？還是走上鬥爭的道路，和全世界和平人民站在一起，用血用肉來爭取自己的民族獨立呢？我今天選擇了鬥爭的道路，我知道在走向勝利的道路上牢獄和死亡會吞噬我們，但是，牢獄和死亡吞噬不了那越來越多的人羣，而越多的人羣要粉碎一切阻礙，走向勝利。

秀 次郎。

森 爸爸，我們的鬥爭會勝利的。

秀 是的，我懂得了你們。

特 (不耐煩)快走。

秀 (嚴厲地)少說話。(對森)你放心好了，我是一個日
本人，我有良心。

特 走！